

论加缪《局外人》中的人物形象与叙述特征

徐嘉敏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2年8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2年9月5日; 发布日期: 2022年9月15日

摘要

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中揭示了人与生活处境之间的冲突对立, 塑造出一个荒诞英雄默尔索, 表现了后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该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描写和叙事手法的呈现极具特色, 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荒诞美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拥有深刻的精神内涵, 表达出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更在叙事上力道苍劲, 以独特的视角构造出别致精巧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

加缪, 《局外人》, 叙事手法, 荒诞美学

On the Characters and Narrative Features in Camus' "The Outsider"

Jiamin Xu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ug. 18th, 2022; accepted: Sep. 5th, 2022; published: Sep. 15th, 2022

Abstract

The French existentialist writer Albert Camu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Outsider" revealed the conflict and opposi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ife situations, created an absurd hero Meursault, and showed the survival predicament of post-modern human being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this work are very distinctive, which contain rich absurd aesthetics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ical thoughts, have profou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reveal the questioning of human life, and are vigorous in narrative. Construct chic and sophisti-

cated narrative art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Keywords

Camus, The Outsider, Narrative Technique, Aesthetics of the Absurd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加缪于 1942 年发表的《局外人》一书是其早期存在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对于主人公默尔索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梳理其作品中的荒诞美学特征，分析《局外人》及其后期的作品，探寻存在主义哲学文学化的叙述手法，其中突出的不可靠叙事和零度写作手法为小说增添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2. 默尔索的人物形象

加缪在《局外人》中塑造了一位对自己的生活冷眼旁观，脱离于社会之外的人物形象默尔索，通过对于默尔索丰富的心理活动进行描写，展现了一个看似是社会生活的局外人，实则是现代社会西西弗式的荒诞英雄形象。

小说从主人公默尔索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开始，他对母亲的离世表现得漠不关心，拒绝回答女友关于“爱”的问题，对朋友的施暴行为坐视不理，最终以杀死一个阿拉伯人被判死刑结束，在临终前默尔索的态度仍然是冷漠地面对一切，他是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局外人。在小说中接二连三出现的看似荒诞的行径完全出于默尔索的本能愿望所产生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分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而加缪和弗洛伊德都非常强调“本我”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将本我比喻成一口燃烧着本能的锅，所有最原始、荒诞的欲望都在其中沸腾。默尔索在母亲去世后不分时机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对于本我欲望的满足所产生的。另外，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使得读者所感知的情节更具有主观性，如在为母亲送葬时，“滥施淫威的太阳，把这片土地烤得直颤动，使它变得严酷无情，叫人无法忍受。”在对于太阳的细节描写中，使得困倦和乏力的情绪作为默尔索此时唯一的感受被无限放大，从侧面烘托了默尔索对于母亲逝世的漠不关心，不着痕迹地塑造出了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形象，间接为读者烘托出了一种空虚和荒诞的氛围。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随处可见千百万人的病态的冷漠态度。这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内心世界愈来愈空虚和孤独，呈现对于社会生活的漠视。加缪曾经用一句话概括了《局外人》的主题：“在我们的社会，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可能被判死刑。”这其中实际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任何违背社会基本道德的法则的人都会遭到惩罚。对于生活中的一切处境，默尔索统统采取冷漠的态度，这种不近人情的荒诞表现，实则蕴藏了一个高度理性的灵魂，他不对女友说“爱”，是因为他觉得将“爱”挂在嘴边并不能说明什么；对升职不抱有期望是因为他觉得并不能改变他的现有生活，拒绝向神甫忏悔是因为他认为“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神甫有把握”，正是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使得死前他对自己说：“我愿意重新生活，但是我不存在任何幻想” [1]。他不愿违心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在内心本我的驱动下，一步步地走向了死亡。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默尔索的正当防卫自然无法抵抗法官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理埋葬了自己的母亲”的指控。默尔

索在社会中的出局，值得我们对社会生活中所规定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这既是对现代社会道德原则、价值观念的否定，也是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对于本我的追求和超越[2]。

3. 荒诞美学文学化

二战结束后，存在主义作为西方文学的主要流派之一走上了非理性批判的道路，通过情节表达文学作品的荒诞性成为了重要的方式，因此也被称为“荒诞文学”。《局外人》紧紧围绕着荒诞这一主题，通过简单的情节描述表达了深刻的哲学理念。

从写作手法上看，在传统的小说中，作家会精心设计情节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的发展脉络，但是加缪在《局外人》中似乎没有遵循任何写作原则，故事中所有的情节都在荒诞中随着主人公默尔索的意识和思想所展开。小说的开头写道：“今天，母亲逝世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根本不知道。”看似突兀荒诞的开头随着默尔索的思想意识不断发展，没有清晰的时间和事件线，这种设计恰恰强调了小说极力表达的荒诞主题[3]。从人物形象上来看，以往的作家注重于对于人物形象的外貌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刻画，而加缪对于主人公默尔索的外貌描写显得极其模糊，作者无从得知默尔索的具体样貌，也无从得知他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这样的写作手法虽不符合通常的逻辑和手法，但使得观众在朦胧间产生了一个形象的距离美[4]。从语言特色上看，通常小说在语言结构上多注重描写性，使得行文连贯、逻辑通畅、生动有张力。但是加缪在小说中却完全打破了这一原则，全书用第一人称语言进行叙述，大量使用了短句，一般来说短句无法表达人物的丰富的内心情感，但是加缪在大量的短句中蕴藏了小说的主题[5]。小说中类似“怎样都可以”这种短句描述出现了多次，而加缪正是通过这样简单的不合逻辑的啰嗦短句，呈现了荒诞不经、孤独寂寥的人物和世界。通过这些特别的处理强化了小说的荒诞性，在加缪看来，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必须通过非理性的文学手法才能展现非理性的世界，这使得小说的荒诞主题更加深刻，在创作上也更具有荒诞美学的色彩。

在加缪看来，生活中充斥着荒谬，荒诞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人们在荒诞的社会中最终会被这种荒诞性彻底征服，作为组成社会的每个成员终会被边缘化，成为一个漠视一切的局外人。小说主人公默尔索每天起床、吃饭、上班、回家，有时候好几周都重复着这样的生活，这种机械的生活本身就是荒诞的，人们的存在变得麻木不堪，大多数人都迷失了真正的自我，很少去探寻生命最本真的意义，因此产生出了一种无力的虚无与绝望感。荒诞美学作为一种反传统的艺术流派，是对于现代人们生存状况的深刻反映，从审美的角度去分析《局外人》中的荒诞性时，可以使人们在虚无中反思生存状态的困境，重拾希望构建自身的生存价值观，这正是加缪小说中荒诞美学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

4. 不可靠叙述和零度写作

加缪在《局外人》中独特的第一人称视角深刻地影响了小说的叙述艺术，增强了故事的主观性，在小说中，默尔索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小说的主人公，而这背后隐藏第二自我就是加缪本人的价值判断和作为人物角色的言行。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中曾表示：“当人物与叙事功能相互依赖运作时，叙述可能是可靠的，也可能是不可靠的，而叙述者获得特权的程度也将随他与所述行动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这样的叙述角度首先会导致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可能与隐含作者的真正意图产生偏差，读者只能通过人物的行为推演出适当结论，而非通过叙述者的论断。例如小说中在默尔索对于母亲的感情上，小说传递出的厌倦和疲惫的感情，以及默尔索后来体验到了妈妈曾经经受的孤独，显然使得读者感受到默尔索与母亲之间感情的淡薄。小说从表象上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只追求肉体满足，拒绝做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反复观看一事物来麻痹神经的惹，但其实他拥有丰富立体的形象，在麻木的外表之下他试图独立理性思考，坚守内心的新年却仍然陷入了孤独和荒谬的绝望之中。这也正与加缪一

贯的存在主义观点契合，他在《局外人》中揭示了一个荒诞与痛苦的世界，在小说对于荒诞感的态度，与存在主义哲学中“自由与选择”的概念如出一辙。加缪认为在荒诞的世界里人们可以选择反抗荒诞，通过选择自由的生存方式来对抗荒谬，默尔索这个形象在小说中从不去迎合这个荒诞的世界既定的原则，而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这个世界，体现了现实的抗争精神，充满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从总体上看不难发现小说中暗藏着许多不可靠叙述成分，为小说的解读增加了更深层的内涵和韵味。

加缪在小说中的不可靠叙事和第一人称写作技巧，极大程度上减少了作者对于判断的干预，叙述者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之中，但又毫不介入其中，《局外人》中“绝望反抗”和“荒诞”的主题以及局外人形象的延伸，呈现出了加缪所打造的完美“零度写作”环境。此写作手法反对作者对于作品的干预，强调呈现出一个完全客观的，没有作者自身价值取向和个人感情的作品。读者可成为审判默尔索的一员，跟随故事情节的发展参与其中。此时，文字就失去了传达思想引导的能力，而是把思想归还于读者，这种转换显示出零度写作的强大力量。这背后深刻蕴藏着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文学化的特征，正如萨特所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加缪思想的核心也是人道主义，他创作的原则一直围绕着人的尊严，改变荒谬的生存现状而展开。《局外人》极其简单的语言，塑造了一个对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置之不理、不期望被社会接受和认可、保持自己个性的主人公形象，小说中他因为过失杀人被判死刑，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死于社会道德观念和世俗的准则，表达了人生的存在本就是荒诞、无意义的[6]。在他后来的《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用西西弗斯的形象来代指这一观念，荒谬的世界如同从山上滚落下来的巨石，随时要压垮人的生活，所以人必须竭尽全力将石头推向山顶，直到死亡。在后期的《鼠疫》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他认为面对虚无荒谬的人生，人们需要用爱情、友情来充实自己的内心，以在绝望中战胜荒谬，爱可以使人们远离孤独，这一时期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想达到了顶峰[7]。

加缪的存在主义显现出极强的个人特色，他在《反抗者》中提到“我反抗故我在”，将反抗精神看作人存在的标志。在荒诞的世界为了使得自身得以存在，必须要进行反抗，另外他还反对进行暴力反抗，力图通过寻找爱的方式来反抗荒诞，这也是他存在主义文学的精髓所在，这种精神为加缪“在荒诞中奋起反抗”的人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5. 结语

加缪的《局外人》中蕴含了独特丰富的写作手法和思想内涵，运用人物形象的刻画和不可靠的叙事手法，突出了荒诞美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深刻的启示。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发展的同时引发了生存问题，人们朝着没有意义的方向前进，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现实生活中应当以反抗精神面对世界的荒诞，用积极的态度去追求人生价值，寻找生命的意义，通过构建新的存在方式摆脱荒诞的束缚，留给了读者更大的独立思索的空间，也成为此类叙述艺术的典范之作。

参考文献

- [1] [法]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M]. 郭宏安, 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 [2] 田佳艺. 解析加缪《局外人》中默尔索的人物形象[J]. 新纪实, 2022(9): 59-61.
- [3] 鲍颖萍. 分析加缪的存在主义与反抗精神——以《局外人》和《鼠疫》为例[J]. 名作欣赏, 2016(21): 141-142.
- [4] 程惠. 从《局外人》看加缪荒诞哲学文学化理念[J]. 短篇小说(原创版), 2013(27): 59-60.
- [5] 赵艳. 试论加缪《局外人》莫尔索形象之意义[J]. 青海师专学报, 2007(2): 60-62.
- [6] 黎静. 浅析加缪的存在主义文学[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1(12): 72.
- [7] 胡茵. 存在的荒诞: 加缪《局外人》中荒诞美学谈[J]. 兰州工业学院学报, 2019, 26(2): 114-116.